



希望文学丛书

流浪汉之歌

李树喜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李 树 喜

流浪汉之歌

·希望文学丛书·

流浪汉之歌

liú lǎng hàn zhī gē

李树喜

出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安平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
12.125印张 249,000字

1988年2月第1版

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6,000

ISBN 7-5302-0001-1/I·2

书号：10326·175 定价：2.85元

DD-23/31

目 录

闻 滩	• 1 •
啊,玛纳斯	• 19 •
一个美国人的追寻	• 47 •
第七次转移	• 69 •
津门好汉	• 81 •
爱情:鲜花与风霜	• 94 •
倔强的飞翔	• 107 •
——记电影演员王晓棠	
燕歌行	• 124 •
新婚别	• 139 •
历史不会沉默	• 153 •
——记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	
鸟的赞歌	• 172 •
——记扎根长白山的鸟类专家赵正阶	
景颇族的眼睛	• 179 •
春雨之歌	• 189 •

- 记模范班主任刘纯朴
昂扬的船头 • 207 •
- 记天津新港船厂厂长王业震
流浪汉之歌(上下篇) • 221 •
- 记发明家刘忠笃
大学生“牛仔” • 319 •
- 阵 痛 • 338 •
- 改革与几位相关人物的命运
蹒跚与思考(后记) • 380 •

闯滩

火气腾腾的事业，黯淡失落的创业者，交织
出一曲炽烈而灰暗的歌。

——题记

圆圆的月亮从海上升起，促动着半月一次的大潮。海水在奔突、滚动，如千军万马，向海滩扑来。而海滩则是黑黝黝的，静默默的，似乎在静默中等待着什么。突然，两股熔金似的篝火在海滩上跃起，海滩变红了，海水变黄了，而远处的山影则披上一层浓烈的漆一样的亮光。看啊，靠了这篝火的引导，一个庞然大物正从海上向岸边扑来，象一只没头没脑的巨兽，又象海水推来的一座小岛。然而，那怪物显然很笨重，尽管它咆哮、震怒，仍然跑得拖泥带水。它用尽最后的气力向着两堆篝火中间一闯，便沉沉地、疲惫地停在半泥半水的沙滩上。

“闯滩了！”

“万吨油轮闯滩成功了！”

海滩上突然躁动、欢呼起来，人们在篝火边、在十万吨级的大油轮周围跳跃。往日荒僻、宁静的海滩，呈现出光怪陆离又粗犷浑雄的色调。

这是辽宁省拆船轧钢公司购进的一艘旧外轮，正以奇特的方式进入拆卸工场。在拆船业草创，海港、场地都不具备的情况下上马拆船，只好采取这种古老的方式：选择一个适当的滩头，趁着半月一次的大潮拚命一闯，冲到一个滩多水少的地方，然后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，用吊车和榔头、用电焊和铰锯分解为钢材和其他物资。

十万吨级的巨轮硬是闯上沙滩，其间该有多大的磨擦和阻力，那些喧闹的人们是无暇思考的。只有他，这条巨轮的引导者、闯滩的组织者，在默默体味着其分量与数值。

他赤膊着上身，浑身是结实的疙瘩肉。火光忽闪地照着他的脸。他年轻，只有三十出头。他时而贪婪、时而漫不经心地瞥着夜色下泛着黄、蓝、绿色泽的大海，老练得象一个赶海的海碰子。正巧，他的名字就叫阎海涛，似乎他的命运天生同大海相联。然而，今天他将要被迫离开大海了。

“海涛，这刚来的特大油轮我们没有经验，帮我们一次忙，把船接完再走吧！”

“十二届三中全会是要搞城市改革，也许全会开过以后能再请你回来！”

这是拆船公司领导对他说的心理话，时在一九八四年深秋。

他的心绪有些苍凉。看来这是最后一次冲锋、最后一次闯滩了。倘若为了恩怨，为了意气，他可以激流勇退，象

落潮一样撤下来。但他不忍，他爱这事业，在最后一刻也应该尽责。

篝火的赤焰映照着冰冷的大海。火红的事业和失落的创业者，交织成一曲炽烈而灰色的歌。

*

*

*

年轻人认定一条道路，八条老牛也拉不住他，阎海涛在一九八三年初夏下了一个大决心：拆船！

他似乎不应该这样做，他原有一个好的职位——沈阳汽车自动仪器厂技术人员，自学考试后评上了助理工程师的职称。他的几项技术革新受到工厂的好评。他有一个安定的家庭，一位温柔的妻子。

“我要拆船，我喜欢冒险！”儿子对老子说，那是恳求，但包含着百折不回的勇气。

父亲茫然了。他是了解海涛的，也深知拆船事业的甘苦。他原是省里一个局的局长，后来挂了个省经委副主任的闲职。他知道，在当前国际上废旧船积压、国内钢材短缺的情势下，买船拆卸是一条多快好省补充钢材的路子，搞得好可以称作是不冒烟的钢铁工厂。国务院曾发文件号召各地拆船，特别对海宽港多的辽宁寄予希望。但是，由于国内外价格差距，拆船需要补贴，由于旧轮进口和拆卸有着复杂的手续和技术性问题，有些部门对此望而生畏。而他，年逾花甲的老干部，认定拆船是一件于国家有大利、有广阔前景的事情，自告奋勇挑头组织了省拆船公司。创业难哪！没有经验，经费短缺（申请开办费一千四百万，批给八十万，而买的第一条船就花四百八十万），政策性亏损，无利可图，省委机关在沈阳，谁愿意离开温暖的家，

跑到大连、营口的海滩去和风浪打交道呢！要开创这个分明吃苦受罪的事业，非得有一帮志同道合能吃苦、敢冒险的人不可！而他儿子海涛，应该说是一个能吃苦、敢闯的后生。

“怎么样？”海涛望着爸爸沉思的目光，“我决不会给您丢脸、抹黑的。”

“那你不能在沈阳，要去大连，到海上去！”父亲考问地看着儿子。他心里盘算，拆船公司作为局级单位，一半人员在沈阳办公。他的儿子应该下海，到最艰难的地方去。

海涛高兴了。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大海，年轻人何不到风浪中闯一闯呢？……

好象命运的有意安排，海涛在接到第一件接船通知的时候，广播里正重复着海上大风警报：受台风影响，大连港湾将要来到的是八、九级的大风。

他来到海边，只见港务局的小楼好似在浪涛涌动下摇晃。他以前见过海，那是风平浪静、碧波粼粼、鱼帆点点；今日却是天地翻腾、大浪如山。大海，好象要给闯海涛一个下马威！

“上船！”海涛咬咬牙，跳上起伏摇荡的拖轮。他心中说：在第一个浪头面前退却，那在后面的风浪面前必将眩晕，他应该有初生牛犊的锐气。他更深知，交接拖延一天，停在锚位的油轮就得耗费三十吨燃料油，每天的费用就要两万美元！倘若大船因风浪耽搁上十天半月，那耗费的资金相当于再买一条船的数额——时间就是金钱，就是效益啊！

拖轮载着阎海涛和他的同伴在汹涌的波涛中前进，经过几番猛烈的晃动之后，阎海涛终于站稳了脚跟。经过一个小时的航行之后，他终于在水雾迷茫之中看到了油轮的灯光。

有这样的大风浪，拖轮本来是可以不出港的。因为拖轮很难靠上停泊的油轮。然而，他来了，一个叫阎海涛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，一个可尊敬的“海鬼”！

外轮上的船员兴奋起来，他们盼望结束风浪颠簸，盼望上岸看看，盼望早日回家！

油轮和拖轮都在摇晃，大船上的钢梯无法使用，因为它随时会把人挤成肉饼。只有放下绳索软梯，让拖轮带来的人伺机攀援而上。

拖轮随着大浪上下起伏，忽儿挨近软梯，忽儿又摆开数米，要攀登的人，必须在拖轮接近软梯的一刹那，紧紧抓住绳索。稍有迟疑，就会跌下翻滚的浪中。

阎海涛拼命睁大眼睛，象鹰一样窥测着目标。他纵身一跃，手指似铁钩一下抓住了软梯。软梯象龙尾一样妄图摆脱他、甩掉他。风在头顶呼啸，海在脚下飞溅，但是，他终于登了上去！

“了不起啊，海鬼！”希腊籍船员围了上来，亲切地用拳头敲打海涛那被浪花浸湿的胸背，岂知，被这些久经风浪的海员称道的“海鬼”，竟是一个初涉风浪的人！

“你好啊，小伙子！”两位在外轮酒吧间服务的小姐喊着模糊不清的英语朝海涛奔来，不知是出于赞佩还是惊奇，竟争着在他脸上亲吻。

这一动作，使海涛蓦地想起了这是外轮，自己执行的

是沉重的交接任务！

*

*

*

大海平静，沙鸥翩飞，好象从未发生过什么风浪。从锚地到海岸不过几十里远，个把小时的路程。然而，一艘购进来的外轮要办齐各种手续才会准予进港者闯滩，万吨巨轮的运行取决于并期待着各种表格和花纹不同的图章。

边防、海关、卫生检疫、五金矿产公司，开始只需这四家检查过问，接收的外轮即可靠岸；渐渐越来越多的机构表示他们有参与此事的理由，越来越多的人要登上外轮看看，越来越多的人要参加交接仪式后的酒会。现在，已经有二十四家有权过问外轮靠岸事宜和进行索要手续费的检查。原来颇为清静的宴会和洽谈，已经变为熙熙攘攘、觥筹交错的热闹场面了。

“我们要上船作动物检疫的检查！”动物检疫所的工作人员说。

“我们进的是旧空货轮，没有动物！”阎海涛和气地解释。

“没有动物也要检查，因为动物的病菌是可污染的。如果因此传播到我国口岸，那我们的牛、羊、猪等就会遭受巨大损失。”

阎海涛驯和地点点头。

“我们要谈一谈植物检疫的重要性”，在海上巨轮的餐厅中，在喝过各种威士忌、白兰地之后，两位植物检疫人员兴致勃勃而又谈虎色变地大声演讲：

“最近发现一种美国白蛾！厉害极了！如果一个白蛾飞进大连港，那整个大连，不，整个辽东半岛，乃至整个辽宁的

苹果树就得全部受害，全部砍掉！因此，尽管你这船上没有植物，一盆花也没有，也得严格地作植物检疫检查……嗨，这种美国白蛾，谁要捉到一只，可赏人民币三十元！”

.....

安全检查、交通检查、污染监测……阎海涛一一应酬，热情招待，有什么办法？他们确实重要。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简化一下手续呢？应该，又不敢提，这怪谁？不怪那些工作人员，不怪那些制度，谁也不能怪的事实在太多了！海涛想，他无法改变或去决定别人，只能马不停蹄地奔波，去征得放行。那是一个个持有否决权的关卡啊，因一处卡壳误时一天，数以万计的钱就会流入大海！

现在，阎海涛张惶地出现在港监办公楼的门口，他神经紧张得快要绷断了。

“阿芙塔拉，阿芙塔拉，超长十米，不准进油港，无法排污！”海涛边跑边默念着，他为阿芙塔拉油轮排污急得头上冒火。

进口的旧油轮滞留着残油剩气，或者说是一个危险的随时可以爆发的特大炸弹。因此，油轮进港之前必须冲洗油仓，然后将数以万吨的废水排到指定的排污处。这是要付几万美元的排污费的。然而，此刻排污码头不许“阿芙塔拉”号油轮停靠，因为码头设计能力只能停靠二百四十米长的轮船，而“阿芙塔拉”身长是二百五十米！因而，本来排好的顺序被卡住了。

阎海涛知道这道关口的厉害，明天排污不成，“阿芙塔拉”就无法赶上海潮冲滩，时间一拖就是半月，此刻，他恨不得抡起铁臂，砍掉“阿芙塔拉”超长的十米！

这不可能，只好想办法通融。

好消息：一位好心的拖轮队长说，码头虽设计限船长度为二百四十米。但如果精密计划、指挥得当，停靠二百五十米长的“阿芙塔拉”没有问题。

但是，这需要勇气，需要魄力，更需要特殊批准！这需要去恳求港务监督。

天色已经昏黄。懒洋洋的夕阳映照着海涛那焦灼跳跃的身影。时间一小时一小时，不，一秒一秒地流逝着，如果明天中午十二时油轮不能靠岸排污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

“今天星期六，明天星期日，上哪找港监领导？”海涛的同事忧愁地说。

“上家找去，敲门拜访！”海涛硬着头皮回答。

清晨七时三十分。一辆黄色小面包车在一座六层宿舍楼前“吱”地一声刹住，阎海涛跳下车，跑上楼敲门。

“引水科长，请帮帮忙，我们的一艘旧油轮阿芙塔拉号……超长十米，值班的刘××说，要请示领导才能停靠……”

“上次一艘捷克船超长十米，是请示中央交通部同意才靠的……”引水科长说。

“科长，我们的船明天靠不成，就赶不上大潮，闯不了滩，损失几十万哪，求求您……”

“那，我们上四楼，请示一下书记，这么大的事情！”

港监书记家。

“既然经过分析能够停靠，那就破例一次吧！”书记听了海涛陈辞，点了点头，然后说：“我们给值班的监督科长打个电话……”

阎海涛千恩万谢跑了出去。

九时二十分。阎海涛跑进港监值班室。五十岁左右的监督科长悠然地坐在沙发上。

“您是×科长？”海涛屏住喘息，恭敬地问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科长漫不经心。

海涛一愣：“×书记、×科长没有给您来过电话？我是拆船公司的。”

“电话嘛来过两次，不过后一次他们的意思是，业务的问题还是应和业务部长说一下为好。”

海涛看看表，额上蒙蒙的汗雾似乎遮住了他的眼睛，但他清楚地看见了表的指针：九时三十五分。他明白，倘若顺利找到业务部长，部长痛快答应，指令传到码头，那也早过了十二点的限期！

“求求您了，您这值班科长，值班期间有权决定这样的事的……”一向倔强的小伙子近乎是乞求。

“那，让我考虑考虑……”

海涛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后双手捧着自己的头，两眼死盯着对面墙上的挂钟。嘀答，嘀答……那是敲在神经上的震荡，那是他心脏的震颤。

九时五十分。海涛说：“科长，我有车，您能不能同我去一趟业务部长家……”

“我值班不能离位啊……”

“这儿还有值班员同志……再说，我们的船今天靠不上……”海涛看看表，时针正指着十点。

海涛终于感动了值班科长，两人驱车奔驰，“业务部长爱人得病住院，今天又是星期日。”科长嘴里嘟念着。

业务部长用蘸满湿面的手开了门。

海涛把重复了数遍的请求又重复一遍。

“好！我同意！”业务部长被感动了。

十一时半，阎海涛终于出现在油港码头。拖轮、油轮、排污码头都紧急准备。他，疲惫极了，象一个瓦斯爆炸后从矿井救上来的人。他渐渐恢复着知觉，看着平静的港湾，看着延伸向海中的栈桥，他想起了自己的肚子——已经三顿饭没吃了。

当马达声响起，沉重的汽笛声响起，排污即将开始的时候，油港负责人突然摆手示意：“不行！停止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阎海涛一下子绷紧了自己那已经胀痛的神经。

“油轮超长进行超常规排污作业，如果给码头带来损害，你能负责吗？还有，如果晚上八时以前不能排完离港，就会耽搁了日本油船排污日程，三十万元损失费应由你们负责。你们拆船公司要写一个保证书，否则不能停靠！”

天哪！时针已经靠近了十二点！油轮已经靠稳，又跳出这个拦路虎！回公司请示、盖章吗？讨价还价吗？他一个借调来的没有正式户口的年轻人担得了这沉重的责任吗？但是，事急如火，分秒难容，稍有犹疑，就会前功尽弃！想到这里，这位年轻人挺起了胸。

“我保证！”他扯过一张纸，飞笔疾书：

保 证 书

“阿芙塔拉”油轮超长排污，由此引起一切后果，一概由拆船公司负责，并赔偿损失。如因排

污拖期耽误日本油轮靠停，所赔费用由拆船公司负责。

阎海涛

×年×月×日

他庄严保证，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姓名。谁委派他？他代表谁？后果如何？他无暇细细思虑辨别了，只知道他在此时应该这样。就象他在风浪中攀扶软梯冒险登轮那样，人在危急时刻会有令人吃惊的胆量。他此刻不仅是勾划出自己的名字，而是用一只手勾划自己的灵魂，那是一腔热忱，是创业者的肝胆哪！

万吨污水顺畅地、从容地从巨轮腹中倾泻，发出“哗哗”的声响，阎海涛紧缩了一天一夜的心舒展开来！

*

*

*

这是另一条船，一艘刚刚接手的万吨级货轮。海涛初登上船同外籍船员握手时，对方过分的热忱和谦恭着实令人不快。

这是一种特别的经验：大凡旧船出卖，船上的设施、生活用品之类包括沙发、电视机、桌椅、地毯、电器应该齐备。然而船主卖船有两种情形：一种是瞒住船员，待船抵大连之时突然宣布该船已卖，指令船员离船回国，于是，船上的设施、用品便全部交付买方。此时船员便会暴怒叫骂，骂船主无情，骂买主得了便宜，恨自己得不到浮财，交船之时往往气怒溢于言表；倘若船主先通知卖船，船员就可以在沿途变卖船上能够拆下的任何物品，或打发妓女。此时交船，船员似觉心中有愧，对买方十分谦恭客气，好

象欠了你一笔帐似的。

这是一条笑脸交出的船，船仓房间的窗帘和床单都没有了。

海涛最关切的是船的机器设备是否完全，能否转动。譬如一头老牛，在拉往屠宰场的途中会不会瘫倒变成一堆废物。他细细地查看。

“砰！”一声巨响，一团火球在船仓内迸起，海涛被气浪冲出好远，这是撕裂人心的声响，海涛急忙向着火的方向返身扑去。那是副机滴下的残油着火，幸而没有蔓延。否则，这个万吨级的庞然大物爆炸起火，那将震动整个大连港湾。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，他才发觉自己的腰后蛇咬般地灼疼，他的衣服被烧透了三层，屁股上烧起了燎泡……

爆炸、搁浅、灭火，随时都会发生。海涛引导在航道上的正是这样一条船。这是冒险，但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是事业性质决定的，好好的船谁让你拆？

在船头上已经清楚地望见了葫芦岛，望见了临时划定的拆船工场。然而，海涛突然觉得船体微微一晃，接着便沉沉地停了下来，从驾驶台传来了惊慌的喊叫——“搁浅了”。

命运似乎有意同他过不去，最怕发生的事情发生了。这里远离大连港口，没有船只救应，这里航道未经严密勘察，谁肯来这里冒险？如果没有拖船营救拖拉，巨轮将在泥沙中愈陷愈深，成为一堆废铁，数百万元的购船费就等于投入了海中。

他焦灼，同港口无线电联系，讯号太弱，无法分辨；他派人乘小艇下船报信，但他也清楚，公司事业初创，很可